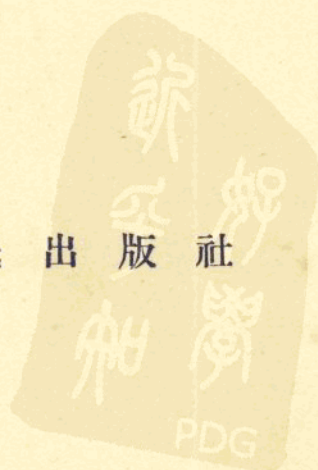


恩 格 斯

反 杜 林 論

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本序

人 民 出 版 社



Friedrich Engels
ANTI-DÜHRING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本书根据俄文版译出，又据德文版和
英文版校订过。书后所附“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英文本序，是根据
该书 1962 年人民出版社版的译文排印的，
译者吴黎平。

恩 格 斯
反 杜 林 論
吳 黎 平 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 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16 · 印张 24 · 字数 271,000
根据 1962 年 10 月新 1 版第 12 次印刷本影印
196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583 定价（六册共）（五）2.70 元

英文本序

这一小册子，原来是更大的一整本书的一部分。大约在1875年間，柏林大学的副教授杜林博士，突然地和大吹大擂地宣布说他皈依了社会主义，他向德国公众不仅提出了一套詳尽的社会主义理論，而且提出了一个完备的改造社会的实际計劃。不言而喻，他竭力攻击他的前輩，尤其是馬克思，他把全部怒火發泄到馬克思身上。

这件事正發生在德国社会党中的兩派——爱森納赫派和拉薩尔派——剛剛合并的时候，由于合并，党不仅异常地加强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党获得了运用自己所有力量去反对共同敌人的可能性。社会主义政党在德国迅速地成为一种力量。但是为要使它成为一种力量，首先必須使这个剛剛爭取到的党的統一，不受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却公然开始在自己周圍集結了一个小宗派，作为未来的分裂的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我們必須拾起別人丟給我們的手套^①，將斗争进行到底。

可是，这件事虽然不是过分困难，却显然是麻煩的。大家知道，我們德国人是有那种極其沉重的徹底性(Gründlichkeit)的——不管你怎样称呼它都好，徹底的深思也吧，或深思的徹

① 欧洲古代習俗，丢下手套，是挑战的表示，拾起手套，是接受挑战的表示。——譯者

底性也吧。当我们中间某一个人着手叙述他所认为是新学說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他以为首先就必须將这个东西構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一定要証明，邏輯的最初原則和宇宙的根本規律二者从古以来之所以存在，只是为着到最后引导到这样一种新發現的登峰造極的理論上去。在这方面，杜林博士已能完全符合于这一民族規格了。不多不少，全套“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史的哲学，全套“政治經濟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政治經濟学批判史”，这三部八开本的大書，在份量上和內容上都是同样的沉重，这三路論証的大軍，一起動員，来一般地攻击所有前輩的哲学家和經濟学家，特別是攻击馬克思——真是企圖实行一个十足的“科学中的改革”，——看，这就是我所要对付的。我不得不涉及一切的和各种各样的問題：从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到复本位貨幣制度；从物質与运动的永恒性到道德觀念的变易性；从达尔文的自然選擇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無論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却也使我能有机会在同他的論爭中，去闡明——而且用以前所未有的更加联貫的形式去闡明——馬克思和我关于所有各式各样的問題的見解。这就是使我担負起这样一个在其他方面都是不愉快的任务的主要原因。

我的回答，最初作为一系列的論文，登載于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萊比錫的“前进报”^①上，随后彙集成一本書，題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其第二版在1886年出版于苏黎世。

① “前进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达統一代表大会后創办的中央机关报，自1876年至1878年在萊比錫出版。——編者

經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現在是法国議院中代表里尔省的議員）的請求，我把这書中的三章編成了小冊子，他在1880年把它譯成法文出版，題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法文本成为波蘭文本和西班牙文本的根据。在1883年，我們的德国朋友以原来文字出版了这本小冊子。此后，根据德文本翻譯出版的，有意大利、俄罗斯、丹麦、荷蘭和羅馬尼亞各种文字的譯本。这样，連这个英文版本在內，这本小冊子已經有了十种文字的版本了。我还不知道任何一种別的社会主义著作，甚至1848年出版的我們的“共产党宣言”和馬克思的“資本論”，有过这么多的譯本。在德国这一小冊子已重印了四次，共約兩万本。

附录“馬尔克”^①一文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傳播若干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和發展的历史的基本知識而写的。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團結城市工人的事業已經走上接近完成的道路，并且在党的面前已經提出处理农業工人和农民問題的任務的时候，这点尤其是必要的。这附录之所以收于本版中，是因为考虑到所有条頓部族中共通的土地所有的原始形式和其衰亡的历史，在英国比在德国知道得更少。我讓这一附录仍保持其原狀，而沒有提到科瓦列夫斯基最近的假定，这假定說，在“馬尔克”的成員分割耕地和牧場之前，曾經有过包括几代人的宗法家族的大公社（现在还存在的南方斯拉夫人的家族团体可以作为例証）对于这些土地的合力耕作。后来，当公社增大，太不便于共同經營的时候，便發生了公社土地的分

① “馬尔克”是古代的日耳曼农村公社，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書的德文初版和英文初版中一篇以此为标题的附录內，簡略地敘述了德国农民自古以来的历史。——編者

割。科瓦列夫斯基也許完全是对的，不过問題現在还是在討論 (sub judice) 中。

这一小册子內所用的經濟学上的名詞，凡是新的都是与馬克思的“資本論”英文版中所用的相符合的。我們所說的“商品生产”，是指經濟發展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即物品的生产不仅是为了滿足生产者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也就是說，物品是作为商品，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这一阶段，自从开始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續到現在；这一阶段，只有在資本主义生产之下，即只有在生产資料的所有者資本家，雇佣着那些除自己劳动力以外別無任何生产資料的工人，并且把生产品的卖价除去生产成本之后所得的贏余納入自己腰包这样的条件之下，才达到它完滿的發展。我們把中世紀以来的工業史分作三个时期：（一）手工業——小的手工業師傅及其少数的帮工和学徒，而且每个工作者制造整件的物品；（二）手工工場——較大数量的工人集聚在一个大的企業內，依据分工的原則制造整件物品，即每个工人只担負某一个部分作業，物品須依次經歷一切工人的手以后才能制成；（三）現代工業——生产品是以动力發动的机器来制造的，工人的作用只限于监督和調整机械的动作。

我完全知道^①，这本小册子的內容將遇到頗大一部分英国公众的反对。但是我們，大陆上的人，如果稍为顧慮到英国“体面”人的成見^②，那末事情將會比現在更坏。这本小册子是为了捍衛我們所称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写的，而唯物主义

① 这篇序自此以下直到結尾，恩格斯曾以“論历史唯物主义”的題目，单独用德文發表于 1892 年的“新时代”杂志上。——譯者

② 在俄文版中“体面”人下，有“即英国的庸人”等字样。——譯者

这个名詞，却刺激了大多数英国讀者的耳鼓。“不可知論”^①还可容忍，而唯物主义則是完全不可容許的了。

然而，自十七世紀以来，整个現代唯物主义的最初發祥地，却正是英国。

“唯物主义乃是大不列顛的天生的兒子，英国的煩瑣学者瓊司·斯考脫已經向自己發問：‘难道物質不能思想嗎？’

“为要实现这个奇迹，他就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来宣傳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論者^②。唯名論是唯物主义的最初形式，它主要是出現于英国学者中間。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祖先，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③是唯一真正的哲学；而基于感觉經驗之上的物理学，則是自然哲学的最重要的部門。安那克薩哥拉及其种子論，德謨克里特及其原子論是作为权威被他所常常引証的。照他看来，感觉是正确無誤的，是一切知識的源泉。所有科学都是以經驗为基础的，是在于以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觉所提供的資料。归納、分析、比較、观察和实验，就是这种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質所固有的屬性中，首要的是运动——不仅表現为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形式，而且主要是表現为冲动，活力和意向——或者用波姆的術語說，物質的苦痛 «Qual»^④。

① 不可知論者承認物質事物（客觀世界）的存在，可是認為它們是不可認識的。——譯者

② 唯名論是中世紀哲學的一個流派，認為一般的概念，只是相似的事物的名字；思想、概念本身，沒有獨立的存在。與這相反的其他一個哲學流派（“實在論”），則認為概念自身是“實在的”，即不僅作為實在世界的反映而存在於人的意識中，而且存在於意識之外，不依賴於物質世界而且是在物質之先的。所以，中世紀的“實在論”是一種唯心主義流派。——譯者

③ “哲學”，俄文本為“科學”。——譯者

[物質的最初形态是它所固有的、使物質个别化的、造成特殊区别的、并包含于其本質中的那种活的力量。]⑤

“在培根——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創始者——那里，唯物主义还是以素朴的形式，包孕着全面發展的萌芽。一方面物質以其詩意的感性的光彩对人的整个身心發出微笑。而另一方面以格言形式叙述的学說本身，則充滿着神学的不徹底性。

“唯物主义在其往后的發展中，变成片面的了。霍布斯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統化了的人。基于感觉之上的知識，失去了它的詩意的光彩，它轉为数学家抽象的經驗；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之王⑥。唯物主义变成遁世的了。唯物主义为着克服自己的敌人，即遁世的沒有血肉的精神主义，并在这精神主义自己的基础上去加以克服，它就不得不消除自己的血肉而变成为禁欲主义的。这样，它就从一种感性的东西变成一种理性的东西，可是因此它也就不顧一切地徹底發揮了理性的一切特征。

“霍布斯作为培根的后繼者，这样地推論道：如果感觉是所有人类知識的源泉，那末我們的直觀、觀念和思維等等，不过是物体世界的、脫去感觉形式的那种幻影而已。哲学⑦只能

④ «Qual»是哲学上的双关語。「Qual»原意是一种促使作某种行动的痛苦。而神秘主义者波姆則以拉丁語«qualitas»(質)的某些意义加进于这个德国字中。波姆的«Qual»与外来的痛苦相反，乃是能动的本源，他由从属于它的事物、关系或个人的自發展中产生出来而同时反过来推进这种發展。——恩格斯給英文版加的注

⑤ [] 內的句子，1954年莫斯科版英文本沒有。——譯者

⑥ 此处俄文本为：“感性丢失了它的詩意的光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作了牺牲，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譯者

⑦ “哲学”，俄文本为“科学”。——譯者

替这些幻影定出名称。同一名称可以用于許多幻影。甚至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將一切观念的起源归之于感觉世界；另一方面又以为一个詞不止有一个詞的那种意义，以为除了由于我們感觉而为我們所知道的那种永远是个別的存在之外，还有一般的非个别的存在——自然界，那就是一个矛盾。無形体的本体，和無形体的形体一样，同是一种矛盾。形体、存在、本体，——所有这些都是一的实体的不同名称。不可能把思維和思維着的物質分割开来。物質是世界上最發生的一切变化的主体。‘無限’这个字，如果不是指我們的精神有能力进行無限的加算的話，那末这字是沒有意义的。既然只有物質的东西才能被我們所知觉、認識，那末关于上帝的存在，就是我們所絲毫不能知道的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是确实可靠的。人的任何情欲乃是有始有終的机械的运动。欲求的对象是我們所称为善的那种东西。人与自然界服从同样的規律。威权和自由是等同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說系統化了，但沒有更詳尽地論証培根的根本原則——所有人类的知識是从感性世界起源而来的这一原則。洛克在其‘人类理智論’中，提供了这种論証。

“霍布斯动摇了培根的唯物主义里面的有神論^①的成見，而高林士、多特华尔、高华德、哈德烈、普利斯德利等，則同样动摇了洛克的感觉論里面的最后的神学藩籬。無論如何，对于实际的唯物主义來說，自然神論^②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

① 有神論是一种哲学宗教学說，它承認作为宇宙創造者的人格神的存在。——編者

② 自然神論是一种哲学流派，它敌視正式宗教及其教派，可是不完全脱离神的思想，而以神作为一切东西的最初起因，作为給予最初冲击的一个力量。自然神論者，並沒有像唯物主义者那样（唯物主义者是無神論者）

方便的方式而已。”^③

馬克思关于現代唯物主义在英国的起源，是这样写的。如果英国人現在对于別人如此承認他們祖先的功績并不感到十分高兴，那末这只能为之惋惜。可是無論如何不能否認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光輝學派的生父，不管德国人和英国人当时怎样在陆上和海上都战胜了法国人，法国的唯物主义者还是使得十八世紀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紀；而且这还是这世紀末法蘭西革命發生以前很久的事；而这个革命的結果，我們局外人無論在英国或德国却都还正在企圖將其移植于本国。

不可否認的，当受过教育的外国人，于本世紀中叶移居英国时，他所最感惊奇的——而他也不得不这样感觉——是英国体面的中等階級^④的宗教执迷和愚蠢。在那时，我們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至少都是很急进的自由思想者，對我們來說，这是不可理解的，即：在英国，几乎所有受教育的人，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議的奇迹，甚至像白克蘭和孟泰尔那样的地質學家也都曲解自己科学的事实，使其不和創世紀的神話太相冲突，而为着要找到在宗教問題上敢于依仗自己理智的那种人，就不得不到沒有受过教育的人們，当时所称为“齷齪群”，即工人当中去，特別是到歐文派社会主义者当中去。

与神完全断絕关系。根据自然神論者的意見，他們的神是樹立自然界的基礎的，可是这个神也受自然規律的限制，而不能自己任意胡為，任意作出与这些規律相冲突的奇事，这样，自然神論，使人能在不徹底的隱蔽的形式之下承認唯物主义的結論。——譯者

③ 馬克思和恩格斯著：“神聖家族”，1845年法蘭克福出版，第201頁至204頁。——恩格斯注

④ 在英文版里，恩格斯把“中等階級”和“資產階級”并用，俄文版在好些地方把“中等階級”改为“資產階級”。——譯者

但是自从那时以来，英国“开化”了。1851年的展覽会，給英国島国的閉塞性敲了喪鐘。英国在飲食、風尚和观念上，逐漸国际化了，在这方面它取得了如此的成就，使得我日益希望英国的某些風尚和習慣，也会在大陆上得到那样广大的傳播，好像大陆上的某些風尚在英国所得到的傳播那样。的确，随着色拉油^①的傳入和傳播（1851年前只有貴族才知道），大陆的宗教問題上的怀疑論，也同样获得了致命性的傳播，情形發展到这样地步，即：不可知論虽然尚未像英国国家教会那样受人器重，但在体面这点上，却已站在同浸礼派^②差不多相等的地位，并且無論如何要比“救世軍”高出一筹。我不禁这样想：在这样情况之下，如果那些因为不信神的思想的进展而感到十分痛心并加以咀咒的許多人，一旦知道这些“新露头角”的思想，不是什么舶来品，不是像許多日用品那样帶有“德国制造”的商标，而确是旧时英国的产品，并且他們的不列顛的祖先早在二百年前就已經走得比較他們現在的后裔所敢于走的要远得多——一旦他們知道这些，他們將會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論如若不是忸怩作态（用蘭开夏的一个形容尽致的詞彙）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不可知論者的自然觀，徹頭徹尾是唯物的。整个自然界都受規律的支配，絕對不容有任何外来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論者又小心謹慎地补充說：我們無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的某个至高主宰的存在。当拿破侖問拉卜拉斯，为什么在这一偉大天文学家的

① 色拉油——作西菜涼拌菜所用的一种油。——譯者

② 浸礼派，是英美兩國中擁有很多信徒的一个教派，其特异的教条，是要信者到成年时才举行洗礼，而洗礼是要全身浸在水中的。——譯者

天体力学一書中，連“造物者”这一名字都不曾提起？而拉卜拉斯却驕傲地回答說：《Je n'avais pas besoin de cette hypothèse》（“我不需要这个假設”）——在那时代，上述保留条件也許有点价值，可是到了現在，在我們关于宇宙發展的观念中絕對沒有余地来容忍造物者或万能者了。如果說在整个現存的世界之外还有某个至高的主宰的存在，那末，这話本身便是一种矛盾，而且我以为，这对于信教者的情感，是一种不应有的侮辱。

我們的不可知論者也同意，我們的全部知識是以我們通过感觉所得来的报导为基础的。可是，他补充道：我們怎么知道我們的感覺所給予我們的，是我們通过感觉去观察的事物的正确反映呢？接着他又告訴我們說：当他說到事物或其屬性之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事物或其屬性本身——对于这些，他是一点也不能知道的——而只是这些事物或其屬性在他的感觉上所产生的印象。不用說，这样的观点，看来确实是很难單單用論証去駁倒的。可是人們在論証之前，先就有了行动。《Im Anfang war die That》。^①在人类的才智發現这个困难以前，人类的行动，老早就已解决了这个困难。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布丁味如何，口尝便分明）。當我們按照我們所察覺到的这些事物的屬性来使用它們的时候，我們就使我們的感性知覺^②的是否正确受到准

① 意即“事实在先”，引自歌德的“浮士德”。——譯者

② 知覺（俄文 Восприятие，英文 Perception）是人对于客觀現實事物的直接感性反映，包括人依据先前經驗而对事物所作出的理解在內。人通过自己的感官去知覺客觀現實事物。知覺是在人的意識中反映現實的初級阶段，但知覺同感覺相較則还是較高認識阶段，因为知覺反映了事物的整体而感覺則只反映事物的个别屬性或方面。——譯者

無差錯的考驗。如果這些知覺是錯誤的，那末我們關於使用這種事物的可能性的判斷，也必然是錯誤的，而這樣的使用的任何企圖，也必然要流於失敗。可是，如果我們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如果我們發覺事物正符合於我們對於它的觀感，正產生了我們所預期的效果，那末，這就是肯定的証據，証明在這一範圍內我們關於事物及其屬性的知覺是符合於那種存在於我們之外的現實的。相反，如果我們是失敗了，那末一般地說，不要多久我們就能夠找出使得我們失敗的原因。我們會發現，我們行動所依據的知覺，或者是本身不完備的和浮面的，或者是和其他知覺的結果發生一種不合情況的聯繫——這，我們就稱為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們注意到正確地發展和正確地運用我們的感覺，只要我們注意到把自己的行動限制在正確地取得和正確地運用的知覺所限定的那種範圍之內，那末我們就會發現，我們行動的成果証明我們的知覺是和其所知覺的事物的客觀本性相符合的。直到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有這麼一種情形，迫使我們做出那樣的結論說：我們經過科學考驗的感性知覺，會在我們的頭腦里造成一種在本性上不符合現實的關於外間世界的觀念，或者說在外間世界和我們對於它的感性知覺之間，存在着天生的不符合。

可是，這時新康德派的不可知論者出來了，並且說道：我們可能正確地知覺到事物的屬性，但是我們用任何感覺或者思維的過程，都不能夠認識事物本身；這個“自在之物”，是在我們的認識界限之外的。對於這點，黑格爾老早就已答复道：如果你們知道了一件事物的一切屬性，那末你們也就知道了這一事物本身；這時剩下來的好只有上述事物是存在於我們之外這樣一個事實；而當你們的感覺也使你們知道這一事實

之时，你們也就完滿無遺地認識了這一事物本身，即康德的有名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對於這點，我們現在所能補充的是：在康德那時代，我們對於自然界事物的認識，還是如此的殘缺不全，以致他還可以設想在每一事物的背後尚存在某種神秘的自在之物。可是自此以後，這些不可認識的事物，已經被科學的長足的進步逐一地認識了、分析了，甚至被重新製造出來了。對於我們自己能夠製造的東西，我們當然不能稱之為不可認識的。對於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化學來說，有機體正是這樣的神秘的事物。現在我們學會了如何不依靠有機過程的幫助，而按照其化學成分逐一地把它們製造出來。近代化學家聲稱：只要知道某種物體的化學構成，就可以按其成分把它製造出來。誠然，我們還遠不知道最高有機體即蛋白質的構成，可是沒有理由說，我們在幾個世紀之後還不能知道這點，並在知道後不能製造出人造的蛋白質來。如果我們達到了這點，那末我們就可以再造出有機的生命，因為生命，從其最低的形態直到最高的形態，都不外是蛋白質的正常的生活方式。

可是我們的不可知論者，在作了這些形式上的保留之後，就完全像一個正式的唯物主義者那樣說話和行動了——實質上他也正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他或許會說：就我們所知來說，物質和運動，或者——如現在所說的——能，是既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消滅的，但是我們沒有任何證據，來證明他們不是在某個我們所不知道的時候被創造出來的。可是，如果你在某一特定的場合，試圖利用這種承認去反對他，那末他就會立刻要你閉口。如果他抽象地說他承認唯靈論的可能性，那末具體地說他是一點也不願意要的。他會對你說：就我們所知道的或所能知道的來說，宇宙間是沒有造物者和全能者的；據我們

所知，物質和能是既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消滅的；對於我們，思維乃是能的一種形態、頭腦的一種作用；就我們所知，物質世界是被永恆的規律所支配的等等。所以，當他是一個科學家的時候，當他知道一些事情的時候，他是唯物主義者；可是在他的科學以外，在他所不知道的那些領域中，他就將他的“無知”翻譯成為希臘文，而稱之為“不可知論”。

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情是明顯的：即使我是一個不可知論者，顯然我也不能將這一小冊子所敘述的歷史觀稱為“歷史的不可知論”。這樣，宗教信徒將會取笑我，而不可知論者將會怒氣沖沖地質問我是否在玩弄他們？因此，如果我在英文中也如在其他許多文字中一樣用“歷史唯物主義”這一名詞來表示那樣一種對於世界歷史過程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決定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和這些階級之間的鬥爭——那末，即使英國的體面人也不致於太受刺激的吧。

如果我證明歷史唯物主義對於英國的體面人也是有利益的，那末人們對我或許還會更客氣些。我已經說過這樣的事實，就是四五十年前，住在英國的任何一個受過教育的外國人，看到那時他所不能不遇到的英國體面的中等階級的宗教執迷和愚蠢時，都感到吃驚。現在我就要指明，那時候英國的體面的中等階級，並不像受過教育的外國人所想像的那樣愚蠢。這個階級的宗教信念是有其緣由的。

當歐洲脫離中世紀的時候，正在發展中的城市中等階級，是其革命的因素。它在中世紀封建制度內已經爭取到了一種公認的地位，可是這一地位對於它的擴張了的勢力，還是太過

狹小了。这一中等階級——資产階級——的發展，已經不能同封建制度并存了，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复灭。

可是羅馬天主教会曾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尽管內部有多少战争，它还是把整个封建的西欧团結成为一个大的政治整体，以同正教的希臘人和伊斯蘭教的国度相对抗。它給封建制度蒙上了神賜的聖光。它按照封建等級制度的模样建立了自己的等級制，并且它自己还是最大的封建領主，它曾拥有天主教全部地产的三分之一。要在每个国度內起来和世俗的封建制度作斗争，就必须首先摧毁它的这一中心的神聖組織。

此外，随着資产階級的成長，科学也大踏步地成長起来了。天文学、力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重兴起来了。資产階級为了它的工業生产的發展，就需要有科学来研究自然物体的物理屬性和自然力的表現形态。在这以前，科学是教会的恭順的奴婢，它不能超越宗教信仰所規定的界限，因此，那时它是完全不成其为科学的。現在科学实行起义来反对教会了；資产階級沒有科学便不行，因此，它就参加了这一起义。

以上，我只說到了成長中的資产階級必然要同現存的教会發生冲突的兩点，但这已經足够証明：第一，在反对天主教权力的斗争中，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階級是資产階級；第二，每一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在当时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要首先把矛头对着教会。可是如果战斗的呼声开头是从大学和城市实業家那里發出来的話，那末，这一呼声一定在而且确实已在乡村人民群众——农民——中获得强有力的响应，当时农民为着自己的生存已經不得不到处同他們的教会

的和世俗的封建主們进行剧烈的斗争了。

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在三次大的决战中，达到了顶点。

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所发出的反对教会的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质的起义：首先是西肯根领导下的下层贵族的起义（1523年），然后是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这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切身利益的集团即城市市民层的不坚决，——至于不坚决的原因，则我们在这里不能予以详述了。从那时起，斗争就蜕化为地方各公侯和中央皇室政权之间的混战，结果使得德国在二百年中被排除于欧洲政治上那些积极的民族的行列之外。可是不论怎样，路德的宗教改革，却在德国建立了适合于君主专制所需要的那种新的教派。德国东北部的农民，一改信路德教，马上就由自由人变成农奴了。

可是在路德遭受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教派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激进部分的要求。他的宿命论的学说，就是下列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即：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破产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和技巧，而是取决于那些他所不能控制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并非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须要仰赖于未知的至高的经济权力的恩施。在经济变革时期，当所有旧的商业路线和中心被新的所代替了的时候，当印度和美洲已经发现，而甚至从来最宝贵的经济圣物——金银的价值——也已开始动摇和崩溃的时候，上述这点尤其是确实的了。加尔文的教会制度，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既然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那末地上的王国难道还能仍旧处在君王、主教和诸侯的统治之下么？如果德意志